

练性乾 著

可爱的美国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可爱的美国佬

练性乾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可爱的美国佬

练性乾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86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1990年6月第2版第2次印刷

ISBN 7-80049-420-9/1·69 定价: 3.50元



*To Lian Xingqian
With best wishes,*

Ronald Reagan

作者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采访

再版前言

眼下的书刊市场真是难以预料。

这本书首版征订的情况不好，勉勉强强印了3500册；但书印出来后，很快便销售一空，供不应求。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口碑尚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说自己喜欢它，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作为作者，自己的劳动成果能与他人分享，能给别人提供一点信息，提供一点知识，提供一点乐趣，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

本书责任编辑周启良同志和出版社的领导当机立断，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再版付印，其工作作风令人敬佩。

借着再版的机会，修改了一些错别字，增加了两篇文章，并加了一幅彩色插页，封面加了塑料压膜，成本增加了，书价自然也提高了，希望读者还会喜欢它。

作 者

1990年5月

自序

还在50年代就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时候，曾做过“成名成家”、“为一本书而奋斗”的美梦。30年后，当这本小册子出版时，心境竟是如此的平静。

在我的朋辈中，我从来不是一个“佼佼者”，只不过是一个“幸运儿”。三次常驻国外、到过十几个国家的经历，荣誉、待遇、“知名度”，令不少人羡慕，我自己也早已因此给自己打了句号。我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因为我三次从非洲疟疾和车祸中捡回了生命，此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预算外的收入”，包括这本书的出版。“无欲则刚”，我不能用这句话来吹自己，但“无欲”则——自我感觉良好。

驻外记者，包括所有的驻外人员，仍是当今令人向往的职业。当他们把免税的“八大件”往家搬的时候，外人怎知他们及其家属难言的苦衷。在我“吃洋饭”、“开洋荤”的时候，我的妻子“苦守寒窑”，独力承担了抚育孩子的重担；我们的独生女从小学起就帮助收集整理爸爸的稿件，并不时提出批评建议。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省略了一个需要表示感谢的长长的名单，学一点美国佬的腔调，说一声：感谢我的妻子，感谢我的女儿。

1989年5月

目 录

新客初闯华盛顿.....	(1)
傻子瓜子过海关.....	(2)
新客.....	(4)
装电话.....	(7)
白宫“派司”.....	(10)
看报看题.....	(14)
我家门口的两座桥.....	(18)
华盛顿人的心碑.....	(21)
别是一乡风.....	(23)
“谁也不要相信”.....	(24)
Yard Sale	(26)
“鬼节”记趣.....	(29)
美国梦.....	(31)
华府多说客.....	(33)
测谎器也撒谎.....	(35)
名流中的名流.....	(37)
歌星风头胜总统.....	(40)
群星争辉奥斯卡.....	(42)
“美苏热线”何处是.....	(44)

高速公路趣话·····	(45)
“冰海沉船”发现前后·····	(48)
在“大熔炉”里·····	(52)
中餐馆·····	(53)
太极拳·····	(56)
沙皮狗·····	(58)
《十五贯》·····	(61)
洋博士·····	(65)
大熊猫·····	(67)
侯宝林·····	(70)
总统竞选目击记·····	(74)
前哨战·····	(75)
白热化·····	(77)
电视交锋·····	(79)
里根重新当选·····	(82)
在投票箱的背后·····	(84)
哈特风波·····	(87)
洒在洛杉矶的汗水·····	(91)
有钱能使·····	(111)
生意做到家·····	(112)
“塑料钱”的神通·····	(114)
“自己动手”与特殊商店·····	(116)
生意午餐与午餐生意·····	(118)
录像机的妙用·····	(120)
地铁的苦心·····	(121)
档案馆里寻根·····	(123)

在汽车里看电影·····	(126)
“开放大学”一瞥·····	(127)
不一般的朋友·····	(130)
戴蒙德大夫·····	(131)
棕榈滩的老人·····	(134)
百万富翁也有苦恼·····	(138)
流浪汉头领·····	(143)
诺伊斯父子·····	(147)
创造奇迹的医生们·····	(150)
一本难念的经·····	(154)
请上帝来管学生·····	(155)
可怜无知小母亲·····	(157)
精神病人的“避难所”·····	(159)
睁眼瞎，满街走·····	(160)
爱滋病，爱死的病·····	(162)
禁而不止的毒·····	(164)
撕心裂肺的一幕·····	(166)
家庭悲剧·····	(168)
养小不养老·····	(170)
金钱说话，谁都得听·····	(172)
我同江南的交往·····	(177)
在里根的办公室里·····	(183)
一个记者眼中的李鹏·····	(190)
可爱的美国佬·····	(202)
“老子天下第一”·····	(203)
长大了当总统·····	(208)

一个难译的单词.....	(212)
单身酒吧间.....	(217)
男男关系有关系.....	(222)
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227)
美国归来谈“演讲”.....	(232)
我看美国的“新闻自由”.....	(236)
在“天堂”里当记者.....	(244)

新客初闯华盛顿

这是我的第三个海外差使——《文汇报》驻美记者。

1969年，我突然被调离“五七”干校，出国了；在尼罗河畔度过了两个春秋，尝到了一点驻外人员的滋味，但是两手空空回来，因为我只是新华社开罗分社的一名助理记者，干点打杂的活儿。

1974年，我再次出国，被派到当时同我们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坦桑尼亚，还是在新华社，还是当记者。外语、业务都大有长进，但干了5年，能拿得出手的作品竟寥寥无几，因为那时的国际报道深受“四人帮”的禁锢，现在自己再拿出来看看，都会脸红。

这次，当我告别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时候，自然有一番雄心豪情，肯定会比上两次干得好。环境变了，政治气候变了，我自己也变成了一名“老记者”了，心里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因为，今番使命，前所未遇，记者站负责人、司机、会计、厨师，都是我一个人。这在当时的驻外单位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此去是凶是吉，前途未卜。在飞机上，我反复默念着两句古诗为自己壮胆——

莫道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傻子瓜子过海关

旧金山是进入美国的第一站，从这里办完过海关的手续，再搭乘原来那架中国民航班机，继续我的旅程。

虽然已踏上了异国的土地，机场的环境却充满了东方色彩。步履匆匆的过客中，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看上去竟比高鼻子、白皮肤的洋人还要多；机场的各种设施、场所都有中文标出。同机来的一位广东老太太，到美国投奔她的儿子，英语不用说，连普通话都讲不顺，急得都快要哭出来了。我自告奋勇，帮她办理过关手续。这时，一位华人职员，拿着一个扩音器，指指点点，叫乘客往海关那儿走。我上去同他搭讪，为那位广东老太太的事，他没有理我，一个劲地喊着：“排好队，排好队！”

乘客排好队，一个一个被叫到前面去，办完手续放行，再叫一个，即使是夫妻同行、父子结伴，也要暂时分离，这对于那些初次出国的人来说，心里难免犯怵。老太太在我前面拖着一大堆行李上去了，我正为她语言不通而发愁，只见那位手拿扩音器的华人职员走过去，充当海关官员的翻译。问的什么，答的什么，我都听不见。没有多大工夫，老太太顺利过关了，回过头来看看我，脸上露出了笑容。旧金山机场为不懂英语的外国旅客配备了翻译人员，不啻是一项义举。不过，那位神气十足的华人职员对待同胞的那种吆五喝六的劲头，很容易使人想起旧日上海滩的“拿摩温”来。

轮到我了。这十几年来，进出海关，中国的，外国的，多少次自己也记不清了，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拿的是蓝皮护照，只得听任摆布。任何犯禁、犯法和犯忌的东西是半点儿都不会带的，所以，就满不在乎地接受盘问、检查。海关官员接过我的护照，翻了翻，转身在一台电脑上按了几下，眼睛盯着荧屏上显示的图像，大概是核对我的签证。转过身来又看我的行李，我说只有两件。他扫了一眼，指指我那个鼓鼓囊囊的手提旅行袋，我就把旅行袋提到他的跟前。他二话没说，撕开拉链，一件一件往外抖搂，换洗的内衣，洗漱用具，一双鞋，几本书……台子上摊了一大堆。

“这是什么东西？”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象是抓住了一个嫌疑犯，语调很是严厉。我愣了一下，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东西，只好客气地说：“你可以打开看看。”他解开了纸包，倒出一袋塑料袋装的瓜子。我忽然记起，头天晚上，姐姐给我送行，跑了好几家商店，才买来这包“傻子瓜子”，塞进我的旅行袋。“是什么东西？”海关官员似乎看不明白。“傻子瓜子”，我脱口而出。在国内谁不知道“傻子瓜子”呢？可人家老美怎么会知道，我赶忙补上一句：“西瓜子，炒过的，可以吃。”海关官员耸了耸肩，说：“这包东西不能带。”我跟他怎么也不说通，就说：“你要扣留，我不要就是了。”恰好这时过来一位华人关员，拿起来看了一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可以放行。那位官员这才相信，说声“派司”，留下那一大堆东西让我自己收拾。经他一折腾，本来收拾得好好的旅行袋，现在怎么也装不进这些东西了。我只得提着、夹着、拖着，狼狈不堪地去赶飞机，一肚子不高兴。

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华人，在美国住了30多年，

我问他美国海关都有些什么规定。

“规定多着呢！酒不能超过一品脱，送人的礼品价值不能超过400美元……超过了就要纳税。”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

“特别？对毒品查得特别严。”

“这不算特别，哪个国家都一样。”

“某些印刷品，如色情的东西也不让进。”

“这倒新鲜，美国的色情书刊不是自由泛滥吗？”

“还是有限制的。欧洲某些国家的色情行业比美国更厉害，每年邮寄到美国的大量的色情书刊，被海关查出来，统统没收了。”

这位华人又给我讲了一些美国海关的规定，说毒品、色情刊物和“煽动推翻美国现政府”的材料等，大陆来的中国旅客大概都不会沾边，美国海关人员肯定可以放心；只是对食品、种子这类东西查得严，怕把病菌带进美国来。

怪不得把我这包瓜子琢磨了好半天。

1983年12月

新 客

一位美国记者在上海参观时曾经颇有感触地对我说：“中国人的热情和礼貌很使我感动，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是报以友好的微笑或问候。这种充满温情的场景，你在美国

是很难碰到的，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不过，他又说：要是你说明你是一个“新客”，人家还是会帮忙的，美国人有一点好处：不欺生。

我一到华盛顿，行装甫卸，就忙于办理各种手续。好在华盛顿地方不算大，面积只有178平方公里，政府机构、新闻单位、大银行和大商店，几乎都集中在以白宫为中心、半径为3英里多的圆圈里，往来还算方便。我往往坐一段地铁，然后安步当车，半天可以跑两三个地方。时值初冬，还并不太冷；树木已凋零了，但草地还是一片碧绿；阔太太们早已穿上了裘皮，而街角行乞的流浪汉衣衫单薄，伸手向匆匆来往的路人讨几个零钱。美国科技发达，电子技术已广泛应用。买报纸看不到报贩，只要往售报机里投入足够的硬币，便可打开小门取走一份；坐地铁，卖票，检票，都是自动的，少一分钱上不去；坐过站，补足了钱才放你脱身。许许多多场合，人只同机器或者说同金钱发生关系。“笑脸相迎”、“热情待客”，用不着反复强调。吃一顿快餐，花三四美元，自己端饭端水。不少饭馆在广告上写明：“10美元以上的餐点，可以服务到桌。”当然，你还得付百分之十五的小费。

我到华盛顿的第二天，首先忙着去“报户口”——申请“社会安全号”。对美国公民来说，找职业、要救济、领退休金，都要备有这个号。象我这样从外国派来工作的，领到这个号也不能用来找职业，但可以作为领取驾驶执照、开银行户头等的依据，等于一个人的身份证。美国两亿多人，同名同姓的很多，但一个号码只代表一个人，绝不会闹双胞胎案。我填了申请单，办事的小姐验了我的护照，说要等6个星期，我请她行个方便，早一点发给，以便及早领到驾驶执照。她说

申请单要输入电脑，所以她无能为力。据一位定居美国多年的同胞说，近年来，美国政府部门广泛使用电脑，工作效率是提高了，同时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因为电脑也会出错，有人办错了事不认帐，就把责任推给电脑。但这回，倒是电脑帮了我的忙，不到10天，我就收到了“社会安全号”。

由于人地生疏，办事少不了求人帮忙。我记起了那位美国记者的指点，就打出“新客”的招牌，一试之下，果然奏效。美国电话很发达，许多事情一拨电话就能解决了，要去见某个人，事先得约妥，否则对方可能把你拒之门外。我为了要熟悉路径，宁愿尽可能步行。有时发现一个需要联系的单位，事先虽然没有约会，也闯了进去。有一次，我来到一家报社，找到一位编辑，说明我是个“新客”，是文汇报首任驻华盛顿记者，有事相求。这位编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让坐，请我喝咖啡。我谈了我的来意，需要找点资料。他说，这件事虽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他可以嘱咐报社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复印后可以给我寄去。

还有一次，我去银行办理存款手续。过去没有理过财，对这种手续一窍不通。我找到了一位职员，开门见山，承认我是一个“新客”，请他帮忙。他马上搬来一大堆银行服务说明书，耐心地一一向我解释，并帮我填了申请表，存折、支票交点清楚，最后递给我一个“24小时服务”的卡片。这张卡片只有两个火柴盒那么大，上面有一条磁带，在卡片上签上名字，就可以凭着它到该银行分设在全国各地的数千个机器里自己取款、存款、转帐或查询存款余数，等等，24小时服务。万一卡片丢失或被人偷去，也不要紧，因为卡片的密码只有持有者一个人知道。这位职员替我办妥这一切手续，花

去一个小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但他还送我出门，叮嘱我，密码就在信封里，必须牢牢记住，然后把它销毁。我单枪匹马，到异国他乡闯荡，就是靠着“新客”这块牌子，倒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1983年12月31日

装 电 话

1876年，当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把他新发明的电话机拿到费城的“大陆博览会”上展出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贝尔怎么也料不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他发明的电话竟会给人们带来众多的方便，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人们离不开汽车，同样也离不开电话。美国现有电话1.8亿部，是世界上最多的。在首都华盛顿，平均每人拥有电话1.58部，一本市区电话号码簿有1000多页厚。办事、购物、订机票、预定房间、日常工作联系和生活琐事，许多事情用电话就能解决。公用电话更是到处可见，只要投入硬币就可拨号。

所以，很多跑腿的事，在这里打个电话就行。电话公司正是以“用手指代替两条腿”为口号，动员人们多用电话。我初来美国，对此很不习惯，总觉得打电话不太可靠，一是说不清听不真，二是怕口说无凭。还是喜欢用腿不用手，但往往碰钉子。因为不少单位部门明文规定，只能电话联系，